

SHI
JIE
FENG
HUA
WEN
XUE
MING
ZHU

世界风化文学名著



风化文学系列译丛

茜尔薇和她的情人

上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英】 著

丁梦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SHI
JIE
FENG
HUA
WEN
XUE
MING
ZHU

世界风化文学名著



风化文学系列译丛

茜尔薇和她的情人

下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英】 著

丁梦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SHI
JIE
WEN XUE
MING ZHU



世界风化文学名著

ISBN 7-80606-403-6



9 787806 064030 >



2011

THE
WORLD
CULTURE
CLASSICS

世界文化文学名著

THE
WORLD
CULTURE
CLASSICS

THE
WORLD
CULTURE
CLASSICS

THE
WORLD
CULTURE
CLASSICS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英〕 著
丁梦 译

世界风化文学名著

茜尔薇和她的情人（上）

吉林摄影出版社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英〕 著
丁梦 译

世界风化文学名著

茜尔薇和她的情人(下)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风化文学名著

《世界风化文学名著》编委会

编委:吕东 成敏 滕威 王树江 程静 张健英
徐飞 吴友仁 丁梦 乐平 柯婴 王宏闻
闻达 朝东 王平 臧长风

世界风化文学名著

封面设计:饶家仁

责任编辑:王保华

吉林摄影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开本:850×1168毫米 大32开 4000千字

200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兆成印刷厂 印张200 印数:1-3000册

ISBN 7-80606-403-6/Z·52

定价:1580.00元(全十六册)

第一章 孟科沙文的故事

在英格兰东北海岸上，有个叫孟科沙文的城镇，如今，镇内有一万五千人口。不过，在上世纪末，镇内的居民仅仅是现在的一半，以下篇章所讲述的各类事件，就出现在那个时期。

在英格兰历史上，孟科沙文这个名字也小有名气，一位失去王位的女王把它当作登陆码头的传说，一直在市镇流传到现在。那个时期，在埠头高地上有一设防城堡，现在城堡遗址盖起的领住宅邸都已变成废墟了；在女王驾临之前，或许在更早的年代，同时与这最古老的城堡遗址一起存在的有座宏伟的修道院，建造在那些悬崖峭壁上，俯瞰着那水天一色的苍茫大海。孟科沙文镇就矗立在底河岸上，底河就在这里流入日耳曼海。市镇的最重要大街沿河边与大河平行，而其他的胡同小巷子就从大街向外扩散开去，蜿蜒地爬上了陡峭的山坡，各家各户的住房幽静地被山河环抱着。

底河上有一座桥，结果桥街和大街正好垂直，一向东，一向北；在底河南岸，有几座粉饰漂亮的房屋，栖息在花园和田野中间，土著的绅士贵族就生活在市镇的这面。这小市镇的大人物没有住在坐落在荒凉沼泽地领主庄园，也并不是留有世代相传地位的郡内几家名门望族的子孙，沼泽从陆上和海上差不多都很好地封闭了孟科沙文。这些古老家族直到现在也没有介



蕾尔薇和她的情人

人给孟科沙文某些家族世代代送来黄金万两、臭名昭著而又冒险的生意。

孟科沙文的最有钱的老板们是那些拥有最多捕鲸船只的渔船主人们。象以下的事情，就是孟科沙文财阀富商们年轻小伙子们的生活道路。他到某一大船主渔船上做学徒学当水手——也有的是和自己父亲学徒，要不就二十名小伙子一起，有时甚至更多的人一起学徒。在夏天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同其他学徒伙伴一起乘坐大渔船，到格陵兰去，在刚刚进入秋天的时候，他们满载而归，利用港口封闭数月时间，在炼油棚内，保护着鲸脂炼出的油脂品，同时和古怪风趣、经验丰富的水手出身的教师学习航海，他们讲述他们年轻时动人心弦的冒险故事，使他们的讲课充满了活力和乐趣，在例年十月到第二年三月捕鲸收获不大的时候，他的船主师傅的房屋就是他和所有学徒同伴的家。他们在师傅家的地位如何，根据报酬多少决定，有些人师傅的儿子称兄道弟，而另一些人被认为只比佣人强点。然而只要上了船，就都一样，在船上，若是有人称雄称霸，他必须是最勇敢、最聪明的人。经过数次出航后，孟科沙文小伙子就可以慢慢成为船长，当了船长，就能够在冒险走私中有份份的资格；所有这些赢利和他的储蓄就可自己单独建造一条捕鲸船，除非他很幸运成为船主的儿子。在我写作的现在，孟科沙文捕鲸渔业中，还没有劳动分工之说。同一个男人既能成为六七条船的船主，又能凭借已有的教育经验，升为某一条船船长；又可以有数十名学徒，赚非常可观的学费酬金；又可以是很多处炼鲸脂棚的所有者，



把他满船运回的鲸脂和鲸骨炼成油制品出售。一点都不奇怪，这些船主积攒了大量财富，而且也不足奇，他们在底河南面的豪华别墅，富丽堂皇，里面摆满了许多精美、坚实的家具。整个市镇看上去水陆两栖的样子，甚而在一个海港也是很特别的景观，这并不使人感到很惊讶。每人都倾赖着捕鲸业为生，所有男性市镇居民都是水手，或者即将成为水手。在一年有数个季度，沿着河边走去，那种气味，也许除孟科沙文人外，差不多没人能忍受得了。但这些满是臭气的码头上，老人和孩子们却长时间地踱着，似乎他们几乎完全陶醉在鲸油的气味中。

差不多，上面对这个市镇就有了充分的描写。我已经说过，这一带乡下周围十数英里地方是一片沼泽地；在海平线上矗立着紫色陡峭石壁，绿色草皮植被长满了悬崖峭壁的顶部，并悄悄地顺着岩礁缝往下蔓延，蔚然成了条条草纹。近处远处，一条条山涧奋力地从高处向海流去，在漫长的时间中，山涧使其渠道有些像峡谷一样。在沼泽的低洼地，也象这些山谷似的，树木和矮生植物四处乱窜，枝繁叶茂；因此，当你立于高地的个个山包上面临眼前一片荒芜凄凉景象，处于不寒而栗的同时，一踏进这些森林旺盛的谷底，立刻就会迷上，森森林木成为你的休闲去处。不过，在这片难得的肥沃溪谷的四处，方圆数十英里内没有一处不是沼泽地，到处都很荒凉，在野草稀少的地面，到处裸露着红色石灰石；另外，就是一片褐色石炭和煤泥田，打算走捷径的行路人，在上面走也十分危险，令人相当紧张；再其次，在高处的沙地上，茁壮地覆



普尔薇和她的情人



盖着紫色石南或最普通的石南科种类，十分茂盛，成为野外草莽横生的美丽景色。柔美的芦蒿中，偶尔也可以看到，黑脸绵羊在上面游荡放牧；可是，食物稀少也好，它们的山羊般敏捷也好，都使它们一直都不肥，这既不能使屠夫杀出很多肉，也不能使其羊毛质量好到能够为主人卖大钱。在这样的一些地方，现在在有极少的居民；刚过去的一个世纪，居民人数比现今更少；那时候农业还没有完全采取科学耕种，有机会与沼泽地自然的不利条件进行斗争，况且那时候还没有铁路运输的便利条件，把运动员从远方送来，来体会狩猎季节的逸致闲情，每年向住户提出为之提供房屋的要求。

在各山谷里，有很多石头建的老地主庭院；在沼泽地上，可以看见距离很远，稀稀拉拉的破旧的农民房屋；附近有些粗杂干草垛，和他们院子里的一些甚至还要大的冬天燃料草皮堆。游牧在这些农庄牧场上的牛群，看样子，好像都吃不饱；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它们的面部和在那些黑面孔的绵羊脸上，看上去有一种奇特，似乎充满智慧的表情。这在那些能吃饱喝足的动物安静、呆傻的面孔上，是很难见到的。一切的篱笆围墙都是草皮堤坝，在这些堤坝上砌上不怎么结实的石头而成。

在下面一些稀有的绿色山谷里，土质养料充足，生长比较茂盛。沿着溪流边向前生长的窄条草地，看来似乎牛群能真的在高高的深草中，能真的在枝繁叶茂的蒿草中填满饥饿的肚子；不过，在高地上，不太多的植被几乎也不值得疲劳地东奔西走，为了一口之

草了，更有的时候在这些“谷底”里，强劲的海风顺着大河的波涛咆哮扑来，摧残着所有树木的生长，使之发育不全，都长不高不粗；不过，还是灌木丛生，枝繁叶茂，纠缠着，攀爬着悬钩子、荆棘和金银花；假如是住在这些很安静祥和的山谷里的农民一家老小，精心侍弄花园，就会在粗糙石头房屋周围百花盛开，群芳斗艳。可是在那段时间，栽培花草的园艺在英格兰各地还不太常见，在北方更谈不上。贵族绅士们能够有美丽的花园；然而，特林特河以北的劳苦百姓就很少顾得上花草了，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零零散散的几堆“浆果”灌木丛，一两棵红醋栗树（叶子可以使茶味更浓，浆果是药材，能够治感冒和喉痛）；一片土豆地（它在上世纪末，并没有现今这样普遍）一块包心菜床，一处山艾、薄荷、百里香和类似薄荷的药料，如果条件允许，栽上一棵玫瑰树，中间再矗立着一棵老树“祖宗”就非常有趣了；来上一小块矮小粗壮的葱地，也可以种些金盏草，这种草花瓣可以做盐牛汁的佐料；我这个故事所讲的时代和地方，象这样地植物给所有农民构成了既可欣赏又有用的百花园。不过在二十里左右的内陆，既没忘记大海，更没忽视海上贸易；象贝类的残渣、海藻、炼油棚的鲸鱼内脏是当地的主要肥料；巨大而让人望而生畏的鲸鱼上下颚，像漂了一样的刷白，架在许多亩田地和一片沼泽地前支成的门柱上，做成拱门。有不只一个儿子的每个家庭，不管他们的农业地位怎么样，肯定会有一个儿子必须上海谋生，母亲们每当使人发颤的沼泽地改变风向时，就焦急地向着大海，盼着儿子的归航。



茜尔薇和她的情人

假日的漫游，所有人都去海滨；没人有心思去内陆到处旅游，除非在已经变成居民区和变成良田的可怕土地上举行每年一次的空前壮观的集会。

怎么说呢，在这样的国家里，海的梦想坚韧不拔地追随着内陆很远的思想者；但是，在这个岛上的很多地区，只离海岸五里远的内陆，人们差不多已经不知道有像海洋这样的大自然存在。一些沿海市镇特别喜欢大格陵兰贸易，肯定是其中重大而主要的原因，然而，在每人心中都有一种恐惧和激情的冲动，在我准备写它时都与附近海军有着联系。

自从北美战争结束后，投入很多精力扩充海军人员就没必要了；况且由于和平的到来，政府为战争目的而要求的兵员也渐渐地减少了。在一七九二年，这种补充终于出现了许多年来的最低点。不过在一七九三年，法国的行动引发了欧洲大火。英国人愤怒到了极点，掀起了反法高潮，这是借助国王及其大臣们所推行的权宜政策而促成的。我们有强大的舰队；但却没有战士，然而，海军部却有各种有效手段，使用起来有许多经验借鉴，而且有习惯法（非条文法批准实施），海军部发出了《强制征兵令》，动员全国各地民政部门协助海军军官执行军务。海岸分成若干部分，置于一海军上校统治下，海军上校再把一段海岸分成几小部分，每段交一海军中尉管辖；如此一安排，一切归航的船只都受到严密监视，所有港口都处在严密监视之下；一天之内，假如有必要，就会有许多的男人被补充到皇家海军。但只要海军部队认为兵员急需，时间很紧，他们就会一意孤行，什么都不怕。陆上的



人，如果是壮丁，就能够在短时间训练成一名好水手；而且万一落在补给船手中，由于补给船一直在希望着拉壮丁队拉到人，胜利完成计划，因此，这样的一些被拉壮丁，要想明确自己从前身份和职业性质，那就几乎不可能了，况且，就算他们真可能听了，可哪愿意相信呢？！男人是被绑架的，彻底不见了，再也听不到他们的点滴东西。正像舍罗爵士所说那样，在他任英格兰检查长时，在塔山察看一圈后，他的感觉是，由于拉壮丁队的四处抓壮丁，一个市镇的繁华大街，也是很危险的，可当时海军部却有自己的特殊手段，来拆散使人疲于奔命的围攻群众和请愿队伍。不过，内陆的偏僻居民也很危险；许多乡下人去法定集市赶集或者去“雇工市场”找活干，就不可能回来告诉他的雇佣消息；不少健壮青年农民无可奈何地从他父亲火炉边消失，妈妈和情人再也没有了他们的音讯；在同法国作战的开始，并且在二次海上大战之后的一段时间，需要在海军被迫服役的男人，其人数多得惊人。

海军部人员进攻所有商船和商人；好多时候，长期在外返航的船只，满载着一船货，在快靠岸时，被上船搜查，许多男人被抓走，送往战场，船同货由于失去了船员，没人驾驶，在海上漂流，再一次漂向无边无际的苍茫大海，偶尔，船上只有一两个什么都不能做的病残或者不懂驾驶的水手；通常这些船就无影无踪了。象这样被强抓走的人，是从父母和妻子的面前抓去的，往往剥夺了他们许多年用平生的劳动挣来的钱，他们的钱全保存在上面干活的商船船长手里，只好任命运摆布，谁知船长诚实与否，是不是还活着



茜尔薇和她的情人

呵。现在，所有这一切暴政（因我不能用其它字眼），在我们看来，真是太可怕了，怎么可能呢。我们都不敢相信，怎么会呢，一个国家竟然会这么长时间地屈服于这样的暴政，就是在疯狂的战争下，在受侵略的骇怕下，在皇室对责任内阁力量的任何程度迁就下，也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老是听说，调动军队进城，协助民政部门支持拉壮丁队，我们也常听说，很多士兵在大街巡逻，荷枪实弹，上着刺刀，哨兵在民房门前放哨，更有甚者拉壮丁队却走家串户，所有地方，甚至洞眼都搜遍；偶尔我们听说，教堂在做神圣弥撒时，被大兵包围起来，然后拉壮丁队站在门口随便准备抓走刚做完弥撒走出来的男人们，我们讲这么多例子，只作为经常出现的许多形式中的几种典型罢了，所以，我可以相信有些大城市市长和其他民政当局经常不满意，拉壮丁队为所欲为，到处骚扰，商人和他们的仆从们很害怕离开家门，上大街闲逛，怕惹祸被抓走，商店就快要倒闭了。

情况是否如此，在大都市——政治新闻中心——邻近郊区的生活，在南方各郡人民心中，出现了一种表现为仇恨一切其他国家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感；情况是否如此，在南方各郡，抓壮丁的机会更多些，后来，商船水手们对这种危险已经习以为常了；或者情况是否如此，在海军服役，对那些知道像朴茨茅斯和普里茅斯这样的一些城市的人，由于这种冒险的雇佣激起了强烈吸引力——情况真的是这样，南方各郡的人，比发疯的东北人，对待强制征兵令的压迫，采取了不太强烈的态度，因为对东北人来说，在捕鲸业或格陵



兰贸易上的受益超过了工薪，一直影响到最低级的水手。他能够凭自己的勇敢和积攒的钱，自己做船主。他周围的不少人都是这样成为船主的；仅仅这种事实本身，就使阶层间的差异模糊了许多了。在一条轨道上跑的职业体会到的共同冒险和危险，共同的利益使那段海岸线上的居民，以极其牢固的纽带绑在一起了，所有外来的强暴手段要割断这个纽带，都会引发普遍的强烈和长期积累的报仇。有个约克郡的人对我说过，“我们郡的人都没有差异，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抵抗。还用怎么说，我本人就这样，如果有人说，今天是晴天，我就会用尽一切心思，去发现，根本不是这回事。在思想上如此，在语言上是如此，在行动上也是如此。”

因此，你可以想象出，在约克郡海岸，拉壮丁队的岁月真的很难熬。在别处，拉壮丁队引发的是恐惧，但在我们这却是愤怒和痛恨。一七七七年元月二十日，约克市长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恐吓信，恐吓他说：“如果不把那些男人在下个礼拜二以前从城里交出来，阁下的私人住宅和官邸统统放火烧毁，什么都不留。”

致于这个问题所流行的恶感，是由于我在其它情况差不多的地方所看到的事实导致的。那里有名门绅士们，因为他们的土地财产收入不是很多，居住在一切有利可图的商业或制造业中心周围，那里就隐藏着绅士们对商人们的恶感，就算你是制造业主也好，商人也好，船主也好，都没什么问题，因为他们的手中拥有一种发财致富的力量，没有遗产的自豪，或者绅士们无所事事的坏毛病，可以妨碍他们运用那种力量。



茜尔薇和她的情人



这样的恶感，事实上大多数是消极一类的东西；恶感的最常见的类型是不言不语，不采取行动，而是像对一切不高兴的邻人所持的一种不动声色且非无礼的不理睬；不过，事实上，孟科沙文的捕鲸渔业，在我写这部小说时的最近一段时间里，毫无害怕地发展繁荣着，孟科沙文的船主们成了暴发户，极其有钱，势力强大，因此，在沼泽地周围零零散散的古老石头领主庄园里舒适生活的绅士们的感觉，孟科沙文海上交易像受到拉壮丁队的阻碍一样，而实际上是上级当局的不同手段（他们把上级放在哪一级的上级，我不敢随便猜测），有意阻止过快的发财致富，由于发暴财是种严重的错误，他们也认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号召他们，并且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们能够做到，而且又做了与自己毕竟又没什么坏处的事情，去调动自己控制的民政部门支持海军部强制服役令，这是他们在尽自己的职责。

一些没有儿子，考虑到未来的父母们，心目中有其他想法。在如此兵役中供职的舰长和中尉们都是些最快活和仁慈的单身汉，培养成了美好职业，毕竟，当他们有一天空闲时间来串门，他们都是最令人欣慰的客人；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

确实，在孟科沙文这些勇敢的军官们也很受欢迎，除非是，他们与当地入有时产生了矛盾。他们有习惯的坦率风度；人们都了解，他们是为这些拉壮丁事情服役，现在一讲起这些，就使教友派的人感到愤恨，这些军官从来不会亲自干那肮脏的勾当，可是那种肮脏勾当还是他们支持，暗中悄悄批准的。因此，有时